

万历“国本之争”与徽派版画的传播 ——以《养正图解》为中心

The “Struggle to Defend the Principle of Imperial Succession” during the
Wanli Reign and the Spread of Huizhou-Style Woodblock Paintings:
Centering on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ighteous Men

艾珊歌 宋沛哲

Ai Shange Song Peizhe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8 Vol.19

故宫学刊

二〇一八年 总第十九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万历“国本之争”与徽派版画的传播

——以《养正图解》为中心

The “Struggle to Defend the Principle of Imperial Succession” during the Wanli Reign and the Spread of Huizhou-Style Woodblock Paintings:
Centering on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ighteous Men*

艾珊歌 宋沛哲

Ai Shange Song Peizhe

内容提要:

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徽派版画风格以《养正图解》的刊刻为契机，打入了以金陵画派为主流的金陵刻书市场，使得晚明版画风格进一步向徽派演变，而这一契机背后又与晚明朝政格局尤其万历“国本之争”牵连甚大。

关键词:

明代 国本之争 徽派风格 版画 养正图解 传播

ABSTRACT:

Around the year 1592, the twentieth year of the Wanli reign (1573~1620), the Huizhou style of woodblock painting,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cutting of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ighteous Men* (*Yangzheng tujie*), entered the Jinling woodblock book market which had been dominated by the Jinling painting style. This prompted a further step in shifting the woodblock painting style to the Huizhou styl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1368~1644). The authors argue that the change is highly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late Ming court, especially the “Struggle to Defend the Principle of Imperial Succession” (*guoben zhizheng*) in the Wanli reign.

KEYWORDS:

Ming dynasty, Struggle to Defend the Principle of Imperial Succession, Huizhou style, wood block painting, *Illustrated History of Righteous Men*, spread

晚明徽派版画大兴，成为金陵诸刻的主流插图风格，这是晚明版画史上的重要转折。对于这一转折的契机，学术界做了大量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多以经济为视角，研究徽商崛起对徽派版画风格的影响。如果转换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晚明徽派版画风格传播深刻地折射着以“国本之争”为中心的晚明政局的错综复杂。

一 “国本之争”的原委

“国本之争”是万历年间明神宗与廷臣围绕册立太子一事进行的旷日持久的博弈，又被称为“争国本”。这场政治较量可以追溯到明万历九年（1581）〔图 1〕。这年，明神宗私幸宫女王氏，致其有身，却对此隐而不宣，讳莫如深¹。不料此事已被载入《内起居注》，加之李太后求孙心切，施加压力，神宗不得不默许此事而封王氏为恭妃。次年八月，恭妃生光宗，是为皇长子。母凭子贵，皇长子的出世给恭妃带来了短暂的恩宠，这从神宗提拔恭妃兄长王道亨为锦衣卫带俸指挥²，以及恭妃又生有皇四女之事可以得到印证³。好景不长，万历初入宫的淑嫔郑氏由于“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⁴，渐趋受宠，于万历十一年（1583）封为德妃，次年又僭越礼制，成为地位高于皇长子生母的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郑氏生皇三子朱常洵，由此神宗对郑氏更是喜爱有加，同年三月加封她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此时，王恭妃所育皇长子已五岁，却无所益封。相较之下，明神宗此举颇有夺嫡之意。万历十四年（1586）二月初三，内阁首辅申时行率同列建言立储，神宗不听。接着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也先后疏言，“请先封恭妃为皇贵妃，而后及于郑妃”⁵，又借正名定分以别嫌明微的理由请“立元嗣为东宫”⁶。神宗大怒，以“揣摩上意，置朕于有过之地”⁷为由，将三人分别降职发配，并警告“再有妄言者重治”⁸。万历朝将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就此拉开序幕。

此后十余年，请立太子的奏疏持续不断，对此，神宗始终秉持着不上朝、不予理睬的冷处理态度，君臣关系一度陷入僵局。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大学士申时行复请立储，朝中诸臣也跟着屡次复请。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单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十月的奏疏中，就有八次提及立储之事。同年十月甲午，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更是同时上疏乞休，以去留要挟神宗立储⁹。神宗皇帝似乎是为了报复群臣的逼迫，册立一事不但未果，而且还以谏言奏疏过多、渎扰太甚为由而将册立之事延后，君臣关系也因此更加陷入僵局。

僵局直至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才有所缓和〔图 2〕。明代从穆宗朱载垕开始，

1 《明史》卷一一四《后妃二》，第 12 册，第 3537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2 《明神宗实录》卷一二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年《明实录》第 101 册，第 2365 页。

3 《明神宗实录》卷一五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年《明实录》第 102 册，第 2797 页。

4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年《明实录》第 105 册，第 4098 页。

5 《明史》卷二二三《姜应麟传》，第 20 册，第 6070 页，中华书局，1974 年。

6 同上注。

7 《明光宗实录》卷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第 123 册，第 2 页。

8 《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6 年《明实录》第 103 册，第 3108 页。

9 《明神宗实录》卷二二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实录》第 106 册，第 4240 页。



图1 明神宗朱翊钧坐像



图2 明光宗朱常洛坐像

皇子出阁讲学即意味着承认太子地位¹，神宗最终允准朱常洛出阁讲学可以说是君臣双方妥协后的结果。出阁讲学虽然算是默许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但神宗却并没有给朱常洛冠以太子的名号，而且当时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也尚未离京就藩，是以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所以朝堂上谏言立储的声音并没有就此平息。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朱常洵离京前往封地，这场名为“国本之争”的政治风波才落下帷幕。

在这场近三十年的“国本之争”风波中，前后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余位，其中一百余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可以想见，其君臣、派系之角力的复杂激烈程度。《养正图解》作为编写进献太子之书籍，其刊刻流传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场政治斗争，而其流入民间，还间接地导致了晚明版画风格的徽派转变。

二 《养正图解》与“国本之争”的牵连

《养正图解》为晚明皇室的蒙学读物，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那年，由时任讲官的焦竑编写的一部附图规鉴类蒙学教科书。由于“国本之争”，《养正图解》自撰写到付梓，再流入民间，又最终进献东宫，整个过程跌宕曲折。编撰者焦竑也因此遭人构陷，由翰苑清流卷入了立储的政治风波。

万历二十二年（1594）焦竑编就《养正图解》后，即招致同僚侧目和排挤，以为焦竑沽名钓誉，欲借此得到赏识。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

至今上乙未年，皇长子出阁讲学，时修撰焦竑在直为讲官居末，亦进《养正图解》一册，不以商于同事。后渐彰闻，郭正域以官谕为讲官之长，大恨怒之，次辅张位亦患甚，至焦丁酉为北京副考，遂借场事逐之。²

由沈德符的记载，焦竑因编撰《养正图解》并进献东宫，未与同僚商议，遂遭构陷，甚至在日后被人借科场之事排挤。事实上，引发翰林同事构陷的真正原因更可能与《养正图解》的编写目的密切相关。至于这

1 按：出阁读书即承认太子地位始于嘉靖朝。嘉靖皇帝笃信道教，相信两龙不相见的传说，拒绝见他的皇子和册立太子，却让长子朱载堉出阁读书，并按太子的标准培养。此后，出阁读书即承认太子身份成为明代祖制。

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圣功图》，第102～103页，中华书局，1959年。

一目的究竟为何，从《养正图解》的题奏《恭进图解以仰裨谕教事》或许可以窥知一二：

伏睹太祖高皇帝谕教太子、诸王，自经书外，旁及《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诸编，三书并授，著为成规。已，又选秀才张宗濬等陈说古今孝弟、忠信、文学诸故事，及民间疾苦、稼穡艰难之类，为法甚悉。即先臣郑纪、邹守益、霍韬，亦并为《圣功图》以献于朝，无非循典制，重元良，为宗社长久计也。近该辅臣题奉讲解《通鉴》，谨候旨行，无容别议。臣愚不自揆，仰遵成宪，窃比前修，择载籍中故事有关法诫者，稍加训释，并绘为图，名曰《养正图解》，装潢成编，上尘乙览。夫以辅臣轮侍，观剧既深，同官敷陈开导备至，岂臣之区区能为有无？独念皇长子罢讲以后，居多暇时，尺璧之阴，未宜虚掷，辄抒一得之愚，稍为缉熙之助。如蒙皇上不弃菲葑，谓为可采，特敕皇长子于退食余闲时加紬绎，庶几虚明之心，先入为主，典训所渐，不言而化。其于升高陟遐，未必无补。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疏中，焦竑还特意提及“先臣郑纪、邹守益、霍韬，亦并为《圣功图》以献于朝”等例子。尤其需要解释的是郑纪《圣功图》编撰之例。郑纪乃明弘治时期大臣，所编《圣功图》饰以金碧，被视为谄媚以取悦禁中而求取官爵，曾令闻者耻之²。

焦竑的《养正图解》却循郑纪之例而作。书名“养正”一语，不仅在郑纪《进圣功图说以辅养皇储》一文出现过，且与郑纪所谓“圣功”一词一样，同出于《易经》蒙卦，原句是“蒙以养正，圣功也”，则焦竑与郑纪取名的意思也一致。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东宫出阁，“国本之争”中，“册立派”似乎略占上风，如果神宗接受了焦竑的《养正图解》，则无异于默认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事实，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养正图解》编撰者的焦竑则独占了纳忠东朝的头功。这可能是郭正域等焦竑的同僚真正不悦的原因。关于这点，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说：“前后三朝四公，皆以纳忠东朝，被疑受谴。若郑纪者固不足言，霍渭崖、邹东廓，皆一时名士，何以亦有是献，且书名亦同，大是可笑。至焦弱侯，更以博洽冠世，岂未闻前二事耶？抑承袭为之也？《易经》一蒙卦，误人乃尔。”³ 沈德符的话指实了郭正域等人的猜忌。另外，又据《四库全书总目》“玉堂丛语八卷”条记载，“焦弱侯率直任真，元子初出阁，定讲官六人，癸未则郭明龙，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萧元圃、全元洲，己丑则弱侯。太仓相公谓宜择其近而易晓者，勒一书进览。无何，太仓去国诸公不复措意，惟弱侯纂《养正图说》一册。”⁴ 也就是说，焦竑编写《养正图解》乃是内阁首辅王锡爵授意，而王锡爵又是坚定的“册立派”，曾多次上疏谏言立储，甚至以乞休相挟。那么，王锡爵授意时任东宫讲官的焦竑给皇太子编纂规鉴类书籍的蒙学读物，就明显具有规谏神宗立储的色彩。只是王锡爵致仕，编撰一事本应搁浅，但焦竑仍坚持完成它。这也就无怪郭正域等焦竑同僚嫉妒猜忌了。

由于同僚的侧目和猜忌，焦竑《养正图解》没能进献成功⁵，于是，焦竑之子携《养正图解》归家，并在

1 焦竑：《恭进图解以仰裨谕教事》，《今天你养正了吗》，第13～14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

2 关于郑纪献《圣功图》一事详见《明孝宗实录》卷一〇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4年校印本《明实录》第55册，第1914～1915页。

3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四《圣功图》，中华书局，第102～103页，1959年。

4 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三子部五十三“玉堂丛语”条，第1223页，中华书局，1965年。

5 详见《明史》卷二八八《焦竑传》，第24册，第7393页，中华书局，1974年。



图3 《养正图解·膳斥鲍鱼》



图4 《养正图解·听朝四辅》

南京刻印,《养正图解》也由此流入民间。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于大珰¹陈矩的关系,《养正图解》终于被进呈御览²。尽管如此,《养正图解》并没有引起神宗太多的关注,神宗对进献的《养正图解》批语道:“知道了。所进《养正图解》留览并赐了。前有旨,皇长子体质清弱,不耐久劳,讲学书籍候循序渐进,以副朕眷爱之意,礼部知道。”³与同样进献给神宗的《帝鉴图说》

相比,神宗这一裁示可谓冷淡⁴,究其缘由则与《养正图解》有谏言立储之意关联甚大。

《养正图解》辑录了周文王至宋代的传说典故共六十事,讲述忠孝信义之道,劝勉皇子以细微琐事入手修养身性,习治国之道。虽说是教育皇长子的蒙学读本,但其编纂的内容却超出了皇子的身份,直指太子之位。这一点在此书的第二则故事《膳斥鲍鱼》中相当明显。《膳斥鲍鱼》讲述的是周武王为太子时嗜鲍鱼,其师吕望以鲍鱼不登俎豆而不与,又言鲍鱼是“非礼所当食也”⁵,借此表达教养太子应谨慎庄重的态度,不可忽略细节〔图3〕。显然,这则故事是将朱常洛立于太子之位进行教养的。然而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朱常洛仅是以皇长子的身份出阁的,那么于神宗而言,这本蒙学读物已经不只是在谏言立储,更是僭越臣子身份在代上立储了。

除此之外,《养正图解》隐晦的规劝内容也可能是引起神宗不悦的原因。在《养正图解》第五则故事《听朝四辅》中,焦竑把教育重点放在听朝纳谏、选贤举能上,告诫帝王要中立听朝,以道、充、弼、承四辅为鉴,这样才能“虑无失计,举过无事”⁶,行有德之政〔图4〕。其后的书解中又这样阐释道:

当时常伯、常任以至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无不得人。其辅君成德者,岂一二人之力哉?下至西汉,诏郡国岁贡吏民之贤者,以给宿卫,则虎贲之任也。出入起居,执器物,

1 按:“珰”原为汉代武职宦官帽饰,后借指宦官。陈矩乃明朝贤宦,官至司礼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

2 《四库全书总目》“玉堂丛语”条有载,“后其子携归,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珰陈矩适至,取去数部,呈御览,诸老大悲,谓由他途进,图大拜。”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三子部五十三“玉堂丛语”条,第1223页,中华书局,1965年。

3 万历的裁示并未出现在早期刊本中,但可见于宛委别藏手抄本和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武英殿本,此处参见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武英殿本。焦竑《养正图解》,《今天你养正了吗》,故宫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4 《帝鉴图说》所附万历之裁示:“览卿等奏,具见忠爱恳至,朕方法古图治,深用嘉纳,图册留览,还宣付史馆,以昭我君臣交修之义,礼部知道。”参见张居正《帝鉴图说》,日本庆长十一年(1606)古活字印本。

5 焦竑:《养正图解·膳斥鲍鱼》第2则,《今天你养正了吗》,第20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

6 焦竑:《养正图解·听朝四辅》第5则,《今天你养正了吗》,第30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

备顾问，皆用士人，如孔安国掌唾壶，严助、朱买臣专应对，则左右携仆之任也。岂古道未湮、汉人尤得而闻之故耶？诚能精简端良博古之士，列于四旁，以参讽议，以备讨论，不必限其日时，烦其礼貌，接以诚意，假以温颜，庶人得尽情，忠无不达，所以增益学问，裨补聪明者，当不在古人之后矣。¹

这样的训诫完全是针对神宗的，自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怠政之后，便不断有朝臣进谏，认为万历帝在“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言、亲亲、贤贤”等方面都“不克如初”²。焦竑《养正图解》还在第十一则的《夫妇如宾》更是直指神宗僭越礼制宠溺郑氏一事。《夫妇如宾》讲的是晋文公的使臣臼季因冀缺与其妻相敬如宾而将其举荐给晋文公的故事〔图5〕。其中，焦竑还借臼季之口称赞道，“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³到这里为止，焦竑似乎只是在议论夫妇之间应恭敬相待，遵守礼制。但当焦竑由此言及人主因宠爱妃嫔而僭越礼制的危害时，事情就显得不那么简单了：

大抵夫妇之间，易为褻玩，况人主深宫之中，左卫袖而右姨施，甘言逊色，争妍取怜，卒至昵能消正，义不胜恩。男牵于欲而失其刚，女狎于爱而忘其顺，沉溺浸深，忍情难决。敝有不可胜言者。孰若以礼提防之，令宠嬖不犯，而宫闈常肃之为美也哉！观者即冀缺之事，亦可以得师也。⁴

焦竑由夫妇相敬如宾推及至帝王宫闈之事，提出君王沉湎美色恐会有“昵能消正，义不胜恩”的危害，以此告诫帝王遵守礼制，提防后宫恃宠而骄，干涉国政。这一训诫与万历帝宠溺郑氏极为吻合，似乎是在责备万历皇帝因宠幸郑贵妃而怠误政事。不过神宗皇帝对于大臣们的奏疏尚且一律采取了不朝、不见、不批的态度，焦竑欲以《养正图解》来暗讽劝谏他，效果之微弱完全可以想见。但这些足以构成神宗对《养正图解》的态度较为冷淡。至此，《养正图解》虽得再次进献，但其在宫中影响甚微。不过这本书对卷入“国本之争”的不同政治力量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少是在赞成和反对者之间再次引发了一些纷争。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此书虽然最终也没有成为皇子开蒙之物，但其民间刻本的流布却对徽派版画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图5 《养正图解·夫妇如宾》

1 焦竑：《养正图解·听朝四辅》第5则，《今天你养正了吗》，第30～31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

2 《明史》卷二二七《谢杰传》，第20册，第5968页，中华书局，1974年。

3 焦竑：《养正图解·夫妇如宾》第11则，《今天你养正了吗》，第51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

4 《明史》卷二三三《姜应麟传》，第20册，第6070页，中华书局，1974年。

三 《养正图解》与徽派版画的传播

受“国本之争”政治风波的影响,《养正图解》并无官刻本,而是由民间刊刻并广泛流传后,再进献入宫的¹。据今人研究,《养正图解》目前留存下来的明代版本,至少有三组不同的书板,分别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吴怀让本、吴怀让之翻刻本以及玩虎轩刊本,进入清代则有盖公堂本、阮元所献宛委别藏手抄本以及武英殿版本²。其中最早的一版便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的吴怀让刊本,即焦竑之子付梓南京后,进献神宗的一版,其“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资镌之为吴怀让,而镌手为黄奇”³,也就是这一版《养正图解》所附插画带有明显的徽派版画的特点。

作为一部进献皇室的读本,《养正图解》没有选择当时赫赫有名的金陵画派,而选用初露头角的徽派制式是有原因的。当时占据金陵刻书市场的金陵画派以古朴质直闻名,而丁云鹏的画风往往清丽隽秀,因此较之古朴粗豪的金陵画派,徽派版画秀隽细腻的风格显然更契合于丁云鹏工整秀雅的画风。不仅如此,选择徽派制式恐怕还有地缘上的关系。《养正图解序》中所提到的负责绘图的丁云鹏,负责书解的吴继序、捐资的吴怀让以及镌刻的黄奇四人都是徽州人,他们或为一方名士,或为一乡豪绅。其中,丁云鹏是仇英之后最著名的人物画家,与董其昌、詹景凤诸人交好。吴继序则仕至中书,工山水佛像,吴怀让虽记载寥寥,但有财力捐资刻书,断非藉藉之士,镌手黄奇则分属徽州黄氏刻工一脉,是新安诸黄刻工的前辈。可以说,这版书能够成功付梓,徽州的名士豪绅出力不少,那么其绘刻风格会采用徽州自己的版画风格也不足为奇了。

这部由徽州人出资绘制镌刻的《养正图解》虽然在朝堂之上备受非议,却在民间一经出版便引起轩然大波:

乙未、丙申间,焦弱侯竑为皇长子讲官,撰《养正图说》进之东朝……既而徽州人所刻,梨枣既精工。其画像又出新安名士丁南羽之手,更飞动如生,京师珍为奇货。大珰陈矩购得数部,以呈上览,于是物议哄然。⁴

从沈德符的记载来看,《养正图解》之所以能名动京师,其缘由有三:一是徽州人刻艺精湛巧致。二是书中图绘出自名家丁云鹏之手,飞动如生。三是《养正图解》作为贡品和皇室蒙学读物的特殊标签。但从当时金陵派仍占据金陵刻书市场主流的情况看⁵,《养正图解》的热议与名人效应和皇室标签的关系更大。现存

1 按:《天禄琳琅书目》言及《养正图解》时就有载:“郭正域辈恶其不相闻,目为贾誉,竑遂止。是当时此书以猜阻未经进奉,故无官刻之本。此本祝世禄序称绘图为丁云鹏书解为吴继序,捐资为吴怀让。”参见《天禄琳琅书目》卷七“养正图解”条,《清人书目题跋丛刊十(天禄琳琅书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绛云楼题跋绣谷亭薰习录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154页,中华书局,1995年。

2 关于《养正图解》版本的种类,台湾学者林丽江在《明代版画养正图解之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述。林丽江《明代版画养正图解之研究》,《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2012年第33期,第178页。

3 祝世禄:《养正图解序》,《今天你养正了吗》,第10页,故宫出版社,2013年。

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吕焦二书》,第636~637页,中华书局,1959年。

5 按:明万历二十年(1592)前后,徽派版画风格才在金陵刻书市场盛行开来。在此之前,金陵书坊以金陵派为主流,如金陵富春堂于万历十五年(1587)付梓的《新镌增补全像平林古今列女传》、世德堂于万历十七年(1589)付梓的《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月亭记》都是典型的金陵画派风格。

的万历二十二年（1594）吴怀让本《养正图解》前附有祝世禄、焦竑所作序文，还有焦竑所上奏疏以及万历皇帝的批复，很显然最早付梓的《养正图解》本，也即陈矩进呈神宗的那版是不可能附有焦竑奏疏和皇帝裁示的。那么在之后的刊印中又添上了神宗的裁示，恐怕有借“皇室贡品”的标签来吸引消费者眼球的用意。

借由皇室标签，《养正图解》很快便物议哄然，涌现了一批模仿者，其中以环翠堂书坊的《人镜阳秋》为最。值得注意的是，环翠堂书坊的主人汪廷讷曾以祝世禄弟子的身份为《养正图解》做过校勘¹，因此《人镜阳秋》和《养正图解》在体例制式和内容编选上十分相似。《养正图解》辑录周文王至宋代的传说典故，每事一图，其后又附解释，讲述忠孝信义之道。《人镜阳秋》则选取著名历史人物事迹汇编著录，亦每事一图，首陈图，次立传，传后亦附短评。不仅如此，《人镜阳秋》的插图亦沿袭了《养正图解》的徽派风格，所附插图线条细腻柔顺，人物身量修长，服饰纹案繁复多样，精致程度不亚于作为宫廷蒙学读本本的《养正图解》。借着《养正图解》的余热，以《人镜阳秋》为首的徽派版画风格的图书纷纷涌入金陵刻书市场，徽派版画风格也由此大盛于金陵刻书市场。

自此，明万历年间那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就不期而然地与徽派版画的传播有了内在的关联。虽然，受“国本之争”的影响，《养正图解》的两度进献实质上都以失败告终：一次因同僚侧目而半道中止，另一次则因神宗不喜而备受冷落。而且，以此为契机，徽派版画风格进一步打入金陵市场，金陵本土书坊如世德堂、继志斋付梓的书籍的插图纹样也由粗豪古朴变得秀隽婉约，风格越发向工致纤丽的徽派范式靠拢，最终演变成整个晚明版画风格的徽派嬗变。

[作者单位：故宫出版社、浙江师范大学]

1 关于汪廷讷参与《养正图解》校勘一事，在《人镜阳秋》卷二十三所收林景伦《坐隐先生纪年传》中有载，此处转引自台湾学者林丽江的论文“Wang Tingne Unveiled-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林丽江，“Wang Tingne Unveiled-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ate Ming Woodblock-Printed Book Renjing Yangqiu”，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2008年第95期，第295页。

